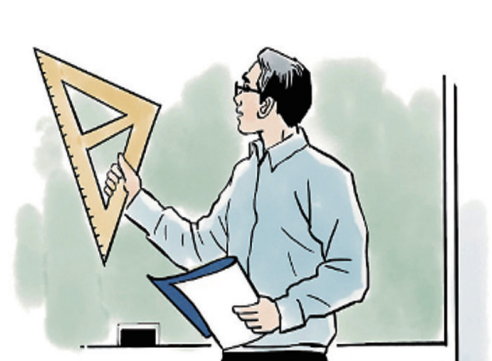




执着的职教之路

——吴锡生和如东供销学校的情缘

□丁金荣



每一片绿叶，都有生命的光芒。我走进掘港三元世纪城，与一个倾心尽责的职教老人清茶对饮，穿越时空的铃声，叮当叮当地回荡在略显静谧的楼宇间。

他叫吴锡生，今年80岁，从1975年8月起担纲如东供销职业教育的重任，一千就是27年。平静的语气里，有不尽的感慨。这是怎样的一个“重任”呢？

那年，他34岁，是县商业局秘书股副股长，时任县商业局局长蒋国源看中了 他，让他去距离县城20公里外的海边办学校。他放下家中的一切，带上两个后勤人员就去了。

海边一片荒凉，不通电、没淡水、无遮阴，除了象征地界的沟沟坎坎，只有一个地名——刘家埠子，这就是传说中的白手起家。

他说，领导把这个任务交下来了，我就得干。那时没有讨价还价之说，他是1971年入的党，记得神圣的誓言。

面对困难，他选择了顽强。他脑海里国家利益这根弦，一直是紧绷的。交通不便，所有物料进场无论陆路、水路都得转运。他这个筹建组的现场高管不仅忙里忙外，事无巨细，还得身先士卒，搬砖接瓦，扛柱担土无所不能。从苜蓿农机站加工的钢架人字梁无法车载，他借来水泥船，和大伙儿搬上搬下，还赤脚当了回纤夫。

在大家眼里，吴锡生就是一介书生，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，文质彬彬。他做过营业员、会计、文书、教育干事，有基层工作经历，有勤勉认真的素质，也有用心做

事的风格，经他手的事，你就不用担心了。

终于，一座简易的校园，在吴锡生和同事们的辛劳下，展现在南黄海边，但仅有这些是不够的。师资、教材，甚至生活用水、生活器具、教学设施等等，无不让人煞费心思。学校边的水是咸的，取水要到5里远的岸堤内河。

在远离县城、周边一片荒芜的海滩上，做任何一件事都并非轻而易举。现在吴锡生还常在记忆里翻拣那些过程，思寻那些足迹。

虽然，他读过高中，有文字功底，可站在干部职工面前授课还是有些局促的。他是驻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，没有退让的余地。没有教纲、没有教材、没有教员，只有吴锡生，他跑书店、图书馆，走基层讨教业内的行家里手，定管理制度、编教案，刻蜡纸，印讲义全都不在话下。卓有成效的工作，引起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关注。1977年，他们的《以县带基，全员培训》行业职教模式，在全国总社召开的职教工作会议上作了推广介绍。1978年省商业厅（与省社合并）在如东供销学校召开了全省商业系统职业教育现场会，发挥了如东供销职业教育在全省商业系统发展职工教育的引领作用。

这时，吴锡生心中的教学蓝图才刚刚展开。他说，如东供销系统近万名职工，全县的营销网点近百个，无论社会责任和经济效益都举足轻重，员工业务素质和服务水平的提高是我们的基本目标。他就像一枚楔子，牢牢地扎在职教的樁头里。

职业教育虽没有学历教育那么引人

关注，但同样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，且又无指导经验可借鉴。吴锡生把目标当作旗帜，一方面加强自学，另一方面在实践中锻炼。“商业企业管理”“流通企业会计”“商品经营知识”“教育科学研究”等适合供销职业教育的书刊，成了他的“铁杆朋友”，并把学到的知识和供销工作的实际联系起来，不断研究，不断实践。二十多年来，他带领教职员工，自编《店组核算知识》《商品经营知识》等10多种教材，累计100余万字。其中1982年接受省供销社委托主编《售货员基础知识》一书，在全省发行10万余册。

随着供销社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，职工教育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，也危及供销学校的生存。由此，吴锡生在全市供销系统率先推行了职工教育目标责任制，连续十数年，将职工教育任务的优劣和评先争优、绩效挂钩，确保了职工教育的正常开展。于1992年开办大、中专函授班，培训各级各类人员27073人次。在其他行业及学校不景气的情况下，如东供销系统职业教育构筑了一个从初级到高级，从职后到职前多层次、多形式的教育培训体系。他在任27年间，共办各类培训班242期，培训各级

各类人员17434人次。全系统80%的计财、物价、统计、棉检及各级营销人员均列其中，成为供销系统的中坚力量。1996年，如东县供销职工学校被命名为县内唯一的“南通市示范职工学校”。

脚印是脚步的记忆，成功是辛勤的累积。一路走来，从无到有，由小变大，学校的创办历程中有吴锡生的奉献和付出，更浸润了他的汗水和心血。自挑起这副担子，他就没停歇过，即便荣耀闪烁，即便困难重重。向前是他保持的姿势，哪怕挫折，哪怕病痛。1994年夏，他因患严重胃溃疡并见异形细胞，手术切胃85%。人在病中，心在学校，未经医生许可，他便是拖着病体坚持上班，边工作边化疗。在一般人眼里不那么重要的职教工作，他却当作生命的一部分，因为忠诚教育，为人师表不是说教。由此，他也得到各级的表彰：1982年被商业部评为优秀教育工作者；1989年被国家教委、劳动人事部评为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；8次被省、市（社）评为先进职教工作者；连续10多年被县委、县政府记功或评为先进个人；1996年被县委授予“优秀共产党员”称号。

走出三元世纪城，吴锡生的话语还在耳边回旋……



岁月物语

主动要礼物

□青弋

那天我正在上班，突然接到妈妈的来电，一惊，以为出了什么大事，因为平时都是我打给妈妈的。妈妈在电话里有点不好意思地说，母亲节快到了，妹妹买了一双鞋已经送到她手里，而我为何没有动静。

原来是这样，我大笑，老妈，我也不需要给您买什么礼物，打算母亲节那天给个红包算了。她立即就说，我不要钱，你上次买给我的各种维生素、钙片挺好的，就继续买吧！家里的也快吃完了。我连声说好的好的，马上下单。妹妹告诉我母亲节当天正好收到了，妈妈很高兴。

说实话，我一直在为给妈妈买礼物而发愁。也曾为她买过各种衣服、围巾、帽子，甚至手镯，她似乎并不喜欢，也不太穿戴。记得有一次，我在商场给她买了件价值不菲的羊绒衫，结果她总共没穿过几回，一直穿着自己买的地摊货。这点我妈就不如我婆婆，我给婆婆买什么衣服她立即穿上，表现出欢天喜地开心得不得了的样子，这让送礼物的人觉得送对了人，很值，也间接被鼓励下次接着送。我妈的态度会让我对送她礼物没什么信心，有时就直接给钱。其实给钱给老人是很敷衍的一件事，他们有退休工资并不需要钱，精心挑选的礼物则包含着一种爱的连接。

大约妈妈也意识到送礼者与收礼者之间达不到心有灵犀，她就主动打电话向女儿索要自己想要的礼物了。我们经常会面临着送他人礼物，而收到的礼物是否合人心意的问题，有时你精心准备的并不是他人喜欢的。刚结婚时，先生也会自作主张地送我一些他认为女人喜欢的东西，但住往那些礼物会被打入冷宫，成为纪念品。后来，他问我想要什么，我也直言想要诸如一对珍珠耳环或者一条项链，不用他猜，两个人高高兴兴一起去买，彼此都开心。

母亲节那天，关于礼物之事我认真回忆自己与妈妈相处的时光，心里充满感激。因为我从小到大，妈妈送给我的东西实在是数之不尽。上世纪90年代初，我在外读书，她来学校看我，送我一块上海牌手表，价值50元，真是一个贵重的礼物啊，当时一碗面也才一角钱。妈妈给我零花钱也大方得很，虽然那时大家都很穷。妈妈送的上海牌手表我珍藏至今，有些礼物即便失去了使用价值，仍是无价之宝。对于妈妈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惯，奶奶曾委婉地批评过：“外有挣钱手，家里也要有聚钱斗。”但扪心自问，恰恰是妈妈的温柔，大方给了我内心的安全感，她对我的成长都是无条件的包容与接纳。

从小享受妈妈在金钱上对我大方，我觉得是她的母性使然。现在，我对在外读书的女儿也从从不抠搜搜，她与同学去国外旅游我都大力支持，虽然我也并不是个富有的母亲。也许生命的意义就在于，我们只需要一代代地把爱传递下去，让爱的能量流动起来，无须给孩子这样那样的指指点点，因为成长本是一件自然的事，如花开、鸟飞、虫鸣。

亲人之间想要什么礼物还是直言不讲最好，任何时候，沟通都比猜测强。



穿越花海 CFP供图

“256”背后的玄妙

□陈凤兰

与儿子一起在湖边散步，无意间发现草丛中有一抹紫色。凑上前定睛一瞧，一株紫色的宝塔形花序跃入眼帘。三四片叶子平展开，绿中还带有黄色斑块。

“这紫花还挺好看的。”我不禁感叹道，“虽然不大，仔细看倒也整齐有序，估计放大几百倍，也会像剑麻的花序那么硕大，从上到下，饱满肥美。”儿子却不以为然：“估计就是个杂草，花序高一点而已。”喜欢刨根问底的我，当然不能满足于儿子的“杂草”一说，赶紧掏出手机，打开“形色”App。“咔嚓”，拍照，识别，答案揭晓：猫尾草，蔷薇科植物，形似“狗尾草”，又名“土狗尾”。

好吧，真是俗到家的花名。但这淡紫色的花从下到上，陆续开着，有一侧下部几乎全爆开，另一侧依旧偃旗息鼓的样子，上端更是毛茸茸般的，闭合着，不见花瓣。“如果全开放，该是多美呀，这密密麻麻的，这一株估计有几百朵吧。”我有些好奇此花的壮观。儿子背着手，低着头，围着此花转了一圈：“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是256朵。”我瞪圆了眼睛，有些惊愕：“256？你这么精准！”虽然我这个文科妈与理科儿常有认知上的冲突，但也不至于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有这么大的差异吧，他数都没数，凭啥说是“256”，还这么详细与具体。

“没什么，斐波那契数列使然！”我那从事计算机工作的儿子，语气中显然有种不屑。我有些心虚地追问：“什么什么数列？啥意思？”“嗯哼！”儿子

清了清嗓子，一脸正色地讲授起来，“斐波那契数列，又称黄金分割数列，是意大利数学家列昂纳多·斐波那契发明的。他发现一个线性递推数列，而后面的数字与前面数字之比，通常无比接近0.618，也就是黄金分割率。”

我还是报以怀疑的态度：“你为什么确定是256，而不是250呢？”“这个吗，有个公式，我数了一下是九级花序，所以计算结果必须是256。”儿子很笃定地回答道。

儿子似乎怕我还不明白，继续补充道：“其实自然界很多树木花草都符合这个数列规律，兰花、百合花的花瓣数是3，金凤花、飞燕草的花瓣数是5，翠雀花的花瓣数是8，金盏和玫瑰的花瓣数是13，紫宛的花瓣数是21，而雏菊有的是34、55、89……”我忽然有些感动，感动于一直努力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我，却没看到一株植物背后的数字玄机。难怪儿子总是推荐我这个文科妈妈看看《万物皆数》这本书，原来理科生的世界是如此科学与客观。

散步回来后，我依旧感喟良久。花儿好看，是因为色彩斑斓，五彩缤纷，让我“悦目”吗？也许是，脂膏一般的质地，粉雕玉琢的，再添上绚丽的颜色，谁人不爱，谁人不喜。也许这就是审美的第一层——养眼。

可我也不是只图外表的“颜值控”，岁月的积淀，早就让我“见山不是山，见水不是水”。松竹梅兰背后蕴含着的坚贞、孤傲、纯洁、淡泊的精神，早已附着在枝叶花蕊之中，也深藏在我

们民族文化特性之中。花中有趣，我领悟了花，创造了花的精神境界，也许这就是审美的第二层——养心。

探究更高层次，“见山还是山，见水还是水”，一切皆回归本源。就像一株花序背后的黄金数列，就像宇宙万物背后的运行规律。“道可道，非常道”，万事万物的真理，也许不可言说，但有了科学计算的加持，突然发现，原来世界的有与无，多与少，一切都有据可查。我们钟爱的大美，原来背后有着宇宙包含的秩序、规律、频率、协调、节奏等等。庖丁解牛时“砉然向然，奏刀騞然”的声律，完全能“合于《桑林》之舞，乃中《经首》之会”。这是高超的屠牛之技，也是精美的乐音之再现。这时，不见其牛，不见其刀，唯有力度大小，节奏快慢，幅度张弛之变。“天人合一”，节律所以，也许这就是审美的第三个层次——养神。

从此，再见花时，我会像王阳明所说的：“你未看此花时，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。你来看此花时，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，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。”当我感动于一株花，惊喜于它的生命格调，领悟它的科学之美，明晓它与我冥合化一，最终，“天人相通”，心凝形释。

这样的智慧与玄妙，也许就是人间大美所在！

寻常巷陌

情感驿站

爸爸的土山

□严晓星

长期以来，我脑海中有个很深很深的印象：一条很大很大的河，河水已被抽干，河底是黑乎乎的，挑河泥的有数以千计的人，好壮观呀！爸爸也在里面，他那时真年轻！

很多年里，这个画面不时闪回，有一天再次闪回时，我就在病榻前直接问爸爸了：这是真实存在的吗，还是我的记忆出现了错误的嫁接？

爸爸从发现病情到去世，一共是二十个月。这二十个月里，大多数时间我都在他的病榻之前。我很想了解更多爸爸，尝试着让他有意识地口述自己的生平与见闻，但出于朴素而根深蒂固的“不为自己树碑立传”的观念，他十分抗拒，无论怎么劝说也无济于事，每每不欢而散。我只能放弃了这个想法，听他偶尔聊起往事，就会多问几句，了解得详尽一些，多少弥补些遗憾。

爸爸说，那是1980年左右，在疏浚一条运河（我忘了运河的名字），他是总指挥。啊，我感慨了一下，现在疏浚运河应该有许多重型机械可以使用了，不必只靠人力，而且，总指挥是亲自挖泥挑泥的！

这是工作，大概他觉得理所当然，三言两语就打发了。那天好像状态不错，忽然加了个尾巴：“那次挑河，挖出来好多河泥没法处理。我想，如皋没有山，一座城怎么可以没个高处呢？我就让他们把河泥堆到了水绘园的河东，堆了座小山，还在顶上建了个亭子。”

忽然间，好多记忆涌上心头。没错，水绘园东、北皆环水，过得桥去，便与盆景园相连。这座小小的土山，正在盆景园之北、水绘园之东北、后来新修的景观城墙东头，我小时候常在这里玩耍。我还分明记得，更早的时候，这里是没有这座土山的，不知道哪一天，它就忽然在那里了。而且，至今还在。

最近看了老同事张建明的一篇文章《告诉你一个多山的南通——话说南通历史上的“造山”情结》，才知道最晚从宋元开始，南通地区就开始了“造山”的传统，一直延续到清代。从形态来说，土山当然占了绝大多数，可也有很特别的“螭山”；从地点来看，南通与海门比较多，如皋较少；从“造山”缘由来看，有实用性的，也有出于某种文化心理的（如风水）。一边读我就一边想，爸爸造的这座山，是如皋历史上最年轻的一座土山了吧？“一座城怎么可以没个高处呢”，无疑是一种文化心理，他又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认知呢？

2013年爸爸去世以后，我再去如皋那座土山，心情与从前迥然不同了。以前，这里只是我的童年嬉戏之地，从那一次开始，这里就成了我缅怀爸爸的地方。后来又多次回到如皋，也尽量来这里，哪怕是简简单单地登临一下，听听树梢的风声也好。有一次全家重游水绘园，我还特地把大家都拉到这里来，讲讲这座土山的来历。

山虽矮小，顶上也有一座亭子。在如今的地图上，这座亭子被称为“计亭”。曾经问过几位如皋的友人，都说不知道为什么叫这个名字，甚至从不知道它还有名字。我猜想当初堆山建亭之时，爸爸未曾给它命名，那么，叫“计亭”也许就是近些年的事吧。

亭子是水泥与木质的，经历了四十多年的风雨，已相当破败。但那是“新时期”刚开始呀，爸爸怎么会堆完土山，还想到建个亭子呢？他曾经喜欢文学，但毕竟只是农业技术员出身，这对他来说，算奇思妙想了吧。我想了很久，最后觉得，爸爸一定只是朴素地觉得，美丽的小城里，有一座山是美的，山上有个亭子，也是美的。

虎儿

□雨柔和

虎儿，是父亲的哥哥，家中排行老二，因为属虎，我应该管他叫虎伯。但我一直就喜欢叫他虎儿，他是我童年最好的玩伴。从小，就听大人们说，虎儿是个精神病患者。但，我从来不这么认为。

我所知道的虎儿，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，幼时的我，虽不懂得字，但可以感觉到那字里透出道劲和干练，在我幼小的心里，觉得虎儿是了不起的。我所知道的虎儿，年少就画得一手好画，至今，我还记得未拆迁的老房子墙壁上，虎儿用左手和右手同时画的墨画“斗鸡”呢。我所知道的虎儿，爱游泳，他常背着家人，将我带到离家很近的河边，帮他看衣服，然后他便下河扎猛子，像一条自由自在、无拘无束的鱼儿，在河里游来游去，还不时回头张望着我，向我挥挥手。我所知道的虎儿，尽管平时对其他人都是虎视眈眈、凶巴巴的，然而对我却格外疼爱。每次看到我，他总是像孩子一样乐呵呵的，将奶奶买给他的最好的糖果、甜点，塞满我的小兜儿，我也常牵着虎儿的手在小院子里搞闹、嬉戏……幼年的我，不知害怕为何物。

某天，虎儿不见了。大人们说，虎儿发病了，打伤了奶奶，被送进了精神病院。我，一个人呆坐小院。我，一个人呆望着葡萄架。我，一个人揉搓着满腹疑团，无从求解。有谁能知道一个小女孩的心事呢？以至于很多年以来，我眼前总会浮现出这样的画面：静谧的小院，翠绿的葡萄架下，虎儿牵着我的小手，说着话。虎儿从兜里摸出一块奶糖，剥好塞进我早就张着的小嘴巴，那块糖好甜好甜，虎儿的笑容也好灿烂好灿烂。

一年又一年，我长大了，工作了，奶奶病故了。终于，在医院里，我再次见到虎儿，他依旧白净，依旧爱笑，声声唤着我的小名。真好，谢谢你还记得我。每次见面，我问啥，虎儿都说好，我们的交谈总是简单而短暂，每次望着他渐行渐远的落寞背影，我都鼻子发酸。童年时那个生机勃勃的虎儿不见了，眼前只有这个苍老、简单的虎儿。然而，我依然爱我的虎伯。他能一直这样平平安安，没心没肺地活着，挺好。

谁曾想，三年疫情，探望虎儿带去的食品只能放在医院的传达室，我没能再见到虎儿。终于，疫情放开，眼看年关将近，总算又能再见到虎儿了，心里说不出的欢欣，不知他是否还能叫出我的名字？但，事事总是令人难以预料。我接到虎儿主治医生的电话，告知虎儿感染新冠，已经转到四院。

我风风火火赶到四院，虎儿消瘦了许多，精神还算好。我欣喜地叫着虎儿，虎儿有点茫然。我摘下口罩，连叫好几声虎儿，他终于叫出我的小名，笑了。虽然，鼻孔里插着管子，但他的笑容，一如许多年前葡萄架下，那位笑容明朗的淳朴男人。临走，医生说，他的身体状况很糟糕，要有思想准备。

此后，每次见到虎儿，一次比一次虚弱。但，只要我叫他虎儿，他都会答应。虽然，每次都口齿不清。我知道，他那是叫着我的小名。最后，在四院见到虎儿，已经过了新年。我笑着问他的年龄。虎儿说：85岁。我说：不对，过年了，你又长了一岁，86岁了。虎儿笑了，轻轻点头。

虎儿被接回精神病院，他只能侧卧着静听我说话，进食流汁也很困难。果然，如医生所料，没几天，虎儿出现肾功能衰竭，住进了三院重症室，亲属无法探视，只知道他几乎每天都要做透析，气管被切开。医生生斥，我我只能祈祷他早日康复，变回原来那个爱笑的虎儿。尽管，这可能是我在这个春天最奢侈的祈求。春光明媚，阳光和煦，我知道，或许我和虎儿将永别在这个美好季节的某一天。

是的，去年七月，虎儿安详地走了，走得很平静。我知道，他一定晓得，我不会遗弃他，一定会安置好他。我将虎儿的骨灰顺利带回公墓，寄存在小格子里。那里，长眠着虎儿最亲爱的父母和兄弟，让他们能够团聚在一起聊聊天，虎儿将不再寂寞。